論輸驪山言有罪論決而輸作于驪山也

史記抄卷之五十八

黥布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

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羽之敗秦

兵由布先渡河嘗之故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
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
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
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
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音春）漢二年齊
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暗伏隨何說案）
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
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
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忽辟頭出而使人不知所謂真得情潜四顧心口高度之態下乃接出隨何為從天而下其物至此

高云知其有病不往之間故何敢請使否則為武出之說淮陰也之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

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
國也此三句先挈布之情事下面一一破之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
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
破其與楚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
應北鄉而臣事句
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
尽掃之也
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
應可以託國句
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以下破楚之不得爲強
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加也之以不

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開其子漢）
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
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一轉人明切）
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折倒有心）
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高云必眞此陰識
方可作說客耳

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
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漢書少字）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
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甚詳次）
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也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已同）
而疾走也向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
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縣名在梁地）
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

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折之以不測之辱寵之以非望之禮）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擧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

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
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
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
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
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漢之封功臣過制所以多乱）七年朝陳八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
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
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
姬疾（○布禍自姬始色發之爲患若此）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
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
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
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
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
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輜重也

高云布未滅宜先王其子恐他將之有所覬也

則漢無事矣愚以布假令傳檄燕趙當是時盧綰王燕張敖王趙漢方定天下而同姓諸侯王之屬齊濟以北殆犬牙錯也布豈能爲功乎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皆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二縣名也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昔吳之肆楚以三軍五出有功今楚之抗布卒

忽寫布之能仍帶出項籍以應上半篇
此時布所以所然究俱為虜弱只作保疆一語不特時予国亦亦英布身分俱見

以三軍殘敗何也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或曰布特恋棧豆馬誠然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黥布畢

只此是英雄本色
不是沿门乞食
一流

史記抄卷之五十九

淮陰侯傳 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術所授此失着處○首叙其貧困者以其杖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志辱巳少年故云云文總波蕩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

孰視之之三字見信
三等畫已定之非
盡淂也

高云曲逆淮陰皆先
歸項羽使羽早任
用之足與亞父成楚
三傑矣不足之以敵漢
之蕭張乎而卒皆
驅之漢使固枝之
不知人焉足成天下
乎哉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 轉眼
麾音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
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 典客
敖也楚官名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
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
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暗伏沛公屬何案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為亡二字是情句
了語亡寫漢王
而未了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
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
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
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喑因去声
噁汙去声
咤音嗏嗏音差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
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
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
善爲情
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
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音虛
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高云任武勇与不任
賢將及封功臣與
重封爵及士思东歸
歸以羽都彭城放
也

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
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秦降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

高云於三秦子獨詳以其時之出乎三秦為最急着故也

高云漢敗彭城楚有席捲之勢非京索之間一擊乎漢無駐足矣此亦信最大之功不在定三秦下也

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論漢王項王兩人得失處甚確○孔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亦不能過予故曰淮陰者非特將畧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

高云豹在安邑拒上流為漢時曉患使豹不已与彭越之居梁地為楚之梗也不已得淮陰一擊而虜之救之破趙禁齊其功尤偉也

閼音謁與商豫

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音步）缻（同缻）渡軍（奇。兵法曰多方以誤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代相也）閼與（邑名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泥定兵法不知权
变真儒者也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喋(音牒)血閼與廣武之策絕工而韓卻能反其策以爲功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
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前極寫廣武君不得不少抑韓信此又寫韓信用間窺破即用廣武之策必別有那移變化必不至為李左車所窩正極寫韓信之低昂互用具見文心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善行兵必不示人以機此信所以特謬諸將之說也蓋信乘閼與而東下趙趙之隘曰井陘使當時成安君能用李左車之計而以奇兵絕井陘之口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困之信特投虎於匣矣信始間視知成安君之不用故敢入焉如兵入之後成安君或以戰之少利能不悔悟乎故兵法薄人於險利在速非為水上軍則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逐利非拔趙幟成安君兵失利而還壁則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斃之矣○信奇處全在拔趙壁旗幟上○摹寫信戰井陘情狀殆盡○亂其耳目奪其巢穴

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
萆音蔽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
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
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
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
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利而誘之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
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
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
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高云點按信令軍中毋殺廣武君妙甚於保後人為之殺在諸將畢賀問答皆服了收矣

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

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此中真景唯信與廣武知之諸將不知也夫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
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
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
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美也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
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
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
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

廣武君不知何往

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同釋）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信之急於請王張耳爲巳地也漢即遣使約之曰定齊後即王其地可也而顧令信請焉何哉）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寠身出成皋後兵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擁其兵折於楚而生離心故為此詭計易置諸將以示武耶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

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聽蒯通一說破既下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

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齊為主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漢為客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 此策亦工與前廣武相似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

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

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 如畫

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
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
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
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
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
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
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

高云羽使武涉說信何異漢高使隨何說九江乎然布已自知其禍不往之隙故一言而即合信未覺其所耳得足之疊々故百說而不回心一聽一不聽是異命亦関人事焉

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

按此乃史公深表
淮陰

雙關語妙

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武涉之說爲楚也而蒯通何爲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内矢石之鬭何時而已乎大畧

此句雙結智則漢王勇乃項羽

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
然韓信前不能推轂廣武君後不能推轂蒯通亦可惜
此兩人者漢所當收而用之者也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
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
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
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陰揚楚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
○暗折漢
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
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
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内

挂怨楚漢即推
出韓信

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

徐徐引入韓信身上

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

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

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

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

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

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

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

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此一事張耳傳不載）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切）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快利之至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昔所謂為漢〻勝為楚〻勝者今乃兩無着落天地茫茫托身無所況乃韓信聲姑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

名言

三句已寫猶豫

大略

高去次取足下之言不得也

承明欲視之之心乎

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略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畏惡其能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矜恩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饑亡一應前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信於此能如魯連之辭爵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猶鞅鞅稱病不朝恥列絳灌及噲等非所以自取滅亡也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含識意
欲說不可不說不能先釣一句即接一句妙甚於屏人私語何由知之千古之下大率如此
說得如此之易倘信恐不然是之盡信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

此情似誣豨漢信幸臣也偶過辭淮陰淮陰何以遽行謀反及豨反後亦無往來跡且豨之反自周昌所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夙謀此

以上一段即上文之言也然赦官後記呂后信亦不如此盡泯

皆忌曰辟陽侯輩讒之不然漢廷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耶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

蕭相國之謀深矣哉

一篇結尾有生氣

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
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
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
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許著何云与國天微宣生争列論信則日座錢比閏名太公教凝錙銖不假

伐巳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陰必不若是畢

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爲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淮陰韓信畢

高云此篇以韓王二字為眼目觀其篇首敘三韓王相代立史公之意可見矣後復敘其子若孫若曾孫罷相禅括若蒙鏑裏條理以故絕亦淹云

史記抄卷之六十

韓王信盧綰列傳

五叙而簡嚴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庶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是）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

皆就国下他本多三句

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漢王以韓王信略韓以彭越略梁語所謂拏雲手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

陽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是棄之於胡也信失策而漢亦失著矣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詐因與高祖遷信王晉陽可謂合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之意而疑信通胡則非矣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
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
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
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
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
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
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
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

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
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
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
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
死後歲餘說孫曾爲龍頟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
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轉妙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復說
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
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

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群臣觖怨也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以前俱詳次綰之見幸於漢以後總以綰

依他本增入

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綰而猶爲臧衍張勝所詿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什而七八耳悲夫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

豨等

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寵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
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畔也連兵勿決
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
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
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
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
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又盧綰疑其分之不安如兩人手指語而洩之待功臣薄亦可互見矣人
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人覆前

高云史遷下此筆得古史闕疑之意

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
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
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
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
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
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
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
侯

陳豨者宛朐（音渠）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

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予讀淮陰侯傳太史公謂豨拜鉅鹿守也過辭淮陰淮陰方怨漢之削其地絀其爵而與絳灌等也故即挈手而陰說之反於代竊疑淮陰雖怨漢不當如是輕起反側之心及讀豨傳以周呂疑其賓客過盛漢且遣人覆案之豨故懼而反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豨之跡豈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老而將兵於外恐信起不測故詐令人音言之而遂紿斬之耶或曰太史公誣乎予曰古今之史以流言汚衊功臣碩卿者衆矣高后時功臣被誅而非其罪亦不特信一人也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

高紀作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此北字恐是而字之誤或北字誤

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畧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漢平陳豨之易有四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畧者則代之士卒悅矣赦常山守尉則凡趙代之郡縣城邑所為豨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壯士人人思奮矣以千金購王黄曼丘臣等則豨麾下去矣以此攻豨何有也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

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
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
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
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
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
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
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
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
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

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呂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盧陳列傳畢

高云只、以末幅兄弟
三人更王一語成一篇
文字中间更附入
儋之子榮之子并
與田氏之為王文勢
一氣貫下

狄県名

古殺奴婢皆当告官
儋欲殺令故詐縛奴
以謁也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田儋傳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頭緒如絲之棼也然詳次如指畫予嘗愛韓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相似○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柱子○此文串似世家休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

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諸田多故取太史公詳次如畫）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一轉。）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不了語　二轉。）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提話頭）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三轉）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

高云用平字為句而華凡四轉真有扛鼎之力

螘同蟻

兵。田榮於假、猶同宗也、何至若此。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
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
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
下、則齰齕（音齰音紀）側齒齩也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
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
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四轉）
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五轉）
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次諸田之所以王、與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下并是卒亡之故、如指諸掌
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
博陽六轉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
侯各就國七轉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
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八轉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
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
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於是九轉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
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

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
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十一轉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
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
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
十二轉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
太史公亦有潦草欠工處
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
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
十三轉

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
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
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
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十四轉）
彭越（客）彭越是時居梁地（應在下）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
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將田吸於千乘（地名）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應上）
王（十五轉）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海中山曰島）中高帝
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奇事

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
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
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
詔衞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摇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
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横迺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雒陽（五百義士抗惜乎名不傳太史公之筆即義烈如此）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
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

又更奇

更奇

壯引千載如新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
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
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倒句）
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
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
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
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
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謂信横也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書名雋永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巳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安期生仙去矣而蒯通終不可識因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儋畢